

邹鲁文化丛书



邹鲁文化随谈(上)

高善东 主编

齐鲁书社

邹鲁文化丛书

邹鲁文化随谈 (上)

高善东 主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鲁文化随谈 / 高善东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7

ISBN 978-7-5333-3758-2

I. ①邹… II. ①高… III. ①文化史—研究—山东
IV. ①K29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883 号

邹鲁文化随谈

高善东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24.5

插 页 6

字 数 614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758-2

定 价 88.00 元(上下册)

《邹鲁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7)

主 任：柳景武 杜庆节
副 主 任：姜永伟 高兆波 高善东
吴 婧
委 员：赵 龙 侯祥斐 殷延禄
杨 华 李 檣 李 彬
李长洲 孙吉来 刘 强
王 川

总 主 编：高善东

副总主编：王 川

邹鲁文化随谈

主 编：高善东

副 主 编：侯祥斐 孙继泉

编 辑：乔景芳 胡计凤 路建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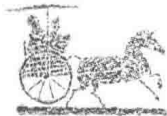
陈 红 乔 亭 董 磊



总序

邹、鲁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诸侯国，这块古老文明的东方圣地曾经孕育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以及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等文化巨人，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邹鲁”并称常见于史籍而一直延续至今。《庄子·天下篇》记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史记·货殖列传》中亦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诵读之声不绝于耳”。《汉书·韦贤传》中称赞邹鲁为：“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被誉为“邹鲁大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中提出：“邹鲁学者多断断于礼容之末节而不见其大，惟子思述家学以作《中庸》。”可见，“邹鲁”一说自古有之。两千多年来，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备受尊崇，影响深远。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邹鲁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之中。

邹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是中国远古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是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紧密相联，是对中国原始文化的一种超越，而这一“超越”，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文明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邹鲁文化产生之初,是一种地域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邹鲁文化是一家之言、是一门显学。至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由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学校教育的教科书和选拔人才的一种标准,成为古代士人读“经”为官、光宗耀祖的事业。而邹鲁文化亦由原来的一种地域性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流,影响深远。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邹鲁”一词逐渐由地域概念转变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代名词;宋元之后,“邹鲁”便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天下邹鲁,一脉相传。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人文荟萃之地便出现了众多的以“邹鲁”相称的文化城市。如福建的泉州、漳州、福州、厦门、莆田,广东的汕头、揭阳、潮州、普宁,海南的文昌、儋州等有“海滨邹鲁”之称;南平、邵武、建阳、武夷山市等地称之为“闽邦邹鲁”;安徽的黄山、宣城、徽州、绩溪、歙县、黟县等地有“东南邹鲁”之称;浙江的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地有“江南邹鲁”“小邹鲁”之称;湖南长沙有“荆湖邹鲁”之称;云南建水有“滇南邹鲁”之称;黑龙江的呼兰区有“江省邹鲁”之称;四川的蓬溪县有“梓东邹鲁”之称;甘肃的秦安县有“陇右邹鲁”之称;贵州的思南县有“云贵邹鲁”之称;韩国的安宁市称为“海东邹鲁”“邹鲁之乡”,等等,这些邹鲁文化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参与了邹鲁文明的创造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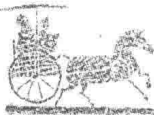
对于邹鲁文化的研究,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为什么曲阜、邹城形成的区域文化影响到中原,继而到全世界?这其中经过怎样的曲折和发展,逐渐成为主流……都很值得探究。”任继愈先生则称赞“邹鲁文化与齐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并指出“历史长、造诣深、层次高的是荆楚文化与邹鲁文化”。李学勤先生十年前也曾提出:“邹鲁文化何以会孕育出孔子及儒学?孔子和儒



学又怎样塑造与推进了邹鲁文化？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邹鲁文化是在什么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与其他区域文化存在着如何的关系？要回答这一类问题，必须对邹鲁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说明其本质和特征。”这些问题的提出，代表了新时期学术界对邹鲁文化研究的一种热切期望。

邹城市委、市政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先后于2014年和2015年召开了两届邹鲁文化城市座谈会，邀请曾经在各个历史时期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潮流和方向的邹鲁文化城市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邹鲁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和当代价值，围绕“邹鲁文化的渊源与传承”“邹鲁文化的时代价值”“邹鲁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等主题，对邹鲁文化的产生、演进、传承及发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同时组织人员编纂了《邹鲁文化丛书》。该丛书第一辑内容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民俗、人物、文艺等多个方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重大学术工程。其中《邹鲁文化探源》一书，收集了近年来邹鲁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对邹鲁文化的内涵、渊源、形成与传播，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天下邹鲁》，对各邹鲁文化城市的文化底蕴以及在传承弘扬邹鲁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介绍，使我们能够感受到邹鲁文化强劲的传播力；《邾鲁春秋》，在古国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读者可以从这部眉目清楚、叙述简要的著作中看到邾、鲁两国的来龙去脉和盛衰兴亡。其他书籍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邹鲁文化进行了阐释和探究。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今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以上讲话，正是我们研究中华文化包括邹鲁文化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邹鲁文化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是对邹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唤起学术界对邹鲁文化的重视，推动邹鲁文化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加强邹鲁文化城市圈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希望各邹鲁文化城市及有关专家学者充分把握当前文化发展的机遇，再接再厉，把这项研究工作继续深入进行下去。是所至盼。

安作璋

2016年11月28日



挟裹着邹鲁儒风——吃茶去

庄生小乔

引子：试味茶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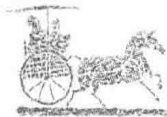
南方有嘉木。

自邹鲁之地的孟庙出发，沿孔孟新道往东方圣城古鲁旧地乘高铁，去做这人世间品茶味禅的逍遥游。每每留意到已然往生的赵朴初先生为我们这座千年古城题写的“孟子故里邹城市”七个古雅平和、雍容宽博的大字，让我们这座儒风悠远的城池，隐隐透出一种和谐的庄严气象。

人在草木间。

于城市中行游，在山水间流连，看山看水，读城问茶。我常常想起朴老为陈彬藩先生的《茶经新篇》所题诗文：“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挟裹了一身邹鲁之地的儒风，行走于风情各异的陌生城池、他乡山水，遇见和此地的大儒一样音容可亲的他乡圣贤。我试着穿越时空，于时光的长河里，看见、听见他们当年在人世的浮踪飘影，将心中的茶盏虔敬地双手奉上，与那些居庙堂之高或者江湖之远的先贤，作一期一会的对饮。



在兹念兹。我冀望,从一碗清心的茶汤里,品出一泓清泉和几片香茗,传承千年的深奥禅机……

杭州:从来佳茗似佳人

我往杭州,漫步在西湖中的苏堤,到梅家坞和小瀛洲问茶,总叫人想起苏轼“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

千年之前的一个初冬,一座温婉的城池,一池柔情的湖水,与一个旷达至性的文坛巨子,初相逢。公元一〇七一年,杭州城第一次迎来了这座城池后来的父母官——苏东坡。彼时,因谈论王安石变法之弊病遭到朝廷一些变法人士的诬陷,在朝中感到处境险恶的他,自请出京。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外派杭州通判。三年后,由杭州通判改任鲁地的密州知州;再三年,任徐州知州;越二年,调湖州知州。而后,贬黄州、居常州、知登州(蓬莱)……历经宦海沉浮,十八年后,再于一〇八九年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在杭州任上,苏东坡除了赈灾民、捕蝗虫、修治六井、疏浚西湖和修筑被后人尊为“苏堤”的长堤等公务之外,与文坛的诸多雅士和当地的惠勤和尚等诗僧多有交游。钟情山水的他,在杭州的山林江湖中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其中尤以关于西湖和茶事的诗文唱和为佳。西湖,因了他的一首诗,从此风情万种、与众不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仕途屡经迁谪的苏东坡,也曾得宋哲宗赏识。一〇八九年,苏轼重回杭州出任地方官之后,哲宗皇帝派出密使到杭州,专赐贡茶密云龙一斤。苏东坡将哲宗皇帝御赐的密云龙引为至宝,平常不舍得拿来待客。当时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常在亦师亦友的苏东坡那里雅集,谈诗论文,得尝密云龙的煌



煌茶香。

苏东坡也常到孤山的诗僧惠勤和尚处茶叙。惠勤汲来孤山上的泉水，烹煮佳茗待他。苏东坡与欧阳修多有交往，后来惠勤圆寂，苏东坡便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以纪念欧阳修。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自题金山画像的文字中，怎么会没有茶香氤氲的杭州呢？

作为茶道中人，苏东坡是中国茶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大力弘扬者。茶于苏东坡，确“似佳人”，其意义，几如“十年”中的老妻和后来的侍妾朝云，与之相随相伴，相望一生。

苏东坡旷达豪放，他的为文为人，他的茶意禅心，除了老苏门风的影响，还有他的宗法。二十一岁的苏轼金榜题名高中进士那一年，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文章之后，曾对梅尧臣说：“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这个人，就是苏东坡的恩师，当时的文坛领袖“六一居士”——欧阳修。

滁州：在乎山水之间也

环滁皆山也。

野渡。无人。

舟，自横。

挟裹着一身邹鲁之地的儒风，我从西子湖畔，过滁州西涧，寻苏东坡的师承去。曾向惠山索二泉水的东坡居士，当许我，代他向欧阳文忠公，致上一斛虎跑泉的水。

州府无人，街巷空寂。

滁州的官民，他们都去了哪里？

公元一〇四五年，因为上书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同朝为官的僚友辩解，欧阳修遭外放，



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被贬谪到滁州做太守。

彼时和当下的滁州人民,自然有福了——彼时的百姓迎来了一位与民同乐的父母官,当下的人们坐拥着名满神州的天下第一亭。

滁州的官民,他们大概都随山僧智仙和太守欧阳修,到滁州西南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中去了吧。

琅琊山幽深又秀丽。远远望过去,就能看到茂盛的树林。山势回环,走六七里山路之后,潺潺的水声传来,酿泉水流从两峰之间飞泻而下。高踞于泉水之上的亭子,琅琊寺的智仙和尚以信众的布施造之,滁州城的永叔太守以自号醉翁名之。

这里,正是太守与民同乐悠游宴饮的上佳之所。

这里,也是太守寄情山水诗文遣怀的不二之地。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同为茶道中人的欧阳修,一生瀹茶无数。

他和梅尧臣是一生的茶友。两人常常官任两地,很少有能坐在一起共同品尝新茶的机会。梅尧臣每得到一份新茶,必定托人转送给欧阳修,通常随茶附送上一首咏茶诗。欧阳修每得到他赠送的新茶和赠诗,也必定赋诗回赠梅尧臣,隔着千山万水与好友共同品评新茶。

琅琊山中那些宴赏喝茶的野林雅亭,像俗世里热闹的宴饮茶会一样,其实隐藏着更大的禅意。有些茶,毕竟离开山野的茶树太远太久了。需要重归山野,沾染些在山林亭间与民同乐的人间烟火。

琅琊山中,醉翁亭下,自有真意。陶醉于山水美景和与民同乐之中的庐陵欧阳修,依然会于其中,品味出谪居滁州的清闲与寂寞。

将虎跑泉的水洒在琅琊一山之中。辞别群山环抱的醉翁亭和



宦游无定的欧阳修，我随孟襄阳的客船，往醉翁曾造贡茶的广陵去。

扬州：唯见长江天际流

烟花三月，扬州碧空，可映孤帆远影。

平山堂和谷林堂，在静静流淌的瘦西湖边。

挟裹着一身邹鲁之地的儒风，我和女儿轻轻走进，向两座堂的正中，虔敬地鞠躬。出平山堂门，坐在堂前的石阶上，取出杯子，饮一口从天下第五泉里取来的水。不远处，大明寺在肃穆的天空下，高高地挺立着。

三百年前的某天——扬州，或者某个无名城郭；大明寺，或者某个无名山寺——曾有过这样一次僧俗之间的对谈：

僧：坐。茶。

俗：……

僧：请坐。奉茶。

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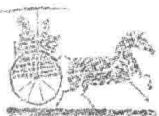
僧：请上坐！奉好茶！

俗：……

那僧是无名的俗僧。那俗是不俗的雅士——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也。那次郑板桥造访寺院，住持不认识相貌寻常、不事修饰的他。从开始的轻慢，到见板桥先生谈吐不俗而心生敬意，后来问过姓名，住持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郑板桥。临别之际，那个俗僧还是提出了不情之请——要郑板桥题字留念。板桥先生不假思索援笔立就十二个字：

坐，请坐，请上坐；

茶，奉茶，奉好茶。



一段茶话,可见板桥先生的直率和不留情面。也正因为这种性格,板桥在扬州卖画的那些年,结识了金农、黄慎等许多肝胆相照的画友。

一七四二年至一七五三年,做过“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郑板桥,仕于鲁地的范县、潍县,出任县令。他重视农桑,体察民情,灾年开仓放赈,体恤百姓。其任职期间勤政廉政,深得百姓拥戴。在潍县任县令时,难得糊涂的郑板桥,给向其索求书画的上司画了拿手的竹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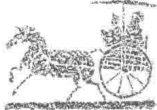
板桥做官,本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关乎民生事,更不以忤逆上吏为意。这不正合邹鲁之地两千年前的圣贤孟轲,在他的《尽心章句下》中发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强音吗?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乾隆十八年(1753),在潍县任上的郑板桥,“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请病归”。想为民做主而不能的他挂冠而去,再回扬州,重新开始卖画的诗酒茶竹生涯。作为嗜茶人,郑板桥的一段《题画》,或许最能见出他的真心真性:

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窗纸,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周作人和鲁迅先生的茶话,最是契合板桥先生吃茶的雅意。

乾隆三十年(1765)十二月十二日,板桥逝,同孔丘寿。



黄山：痴绝无梦到徽州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战国时期的邹鲁圣贤孟轲道。

“薄海内外之名山，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大明朝的游者徐霞客登临黄山之后语。

——如是我闻。

登临过邹鲁之地的东山——也就是素有天下第一奇山美名的岱南秀灵峰山之后，我凌东岳绝顶——于拱北石边抿一口便利杯里泡了许久的泰山女儿茶，放眼一览天下，果然众山俱小。

时人都说，黄山归来不看岳——何以故？

和女儿在扬州富春茶社吃罢加一杯魁龙珠的奢华早茶套餐，挟裹着一身邹鲁之地的儒风，我与牡丹谢后作了临川四梦的清远道人汤显祖，在临川会合，应邀前往徽州黄山，一道去探寻、去求解。

公元一六〇八年，大明万历三十六年秋，汤显祖和汪廷讷这两位明末时期戏剧界的大腕，在徽州黄山脚下的坐隐园一会——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相逢，也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次相见。

此会，如黄山中一期一会的茶饮。

徽州汪廷讷的坐隐园和环翠堂中，迎接清远道人的，不知道是一杯黄山毛峰？一碗太平猴魁？还是一盏祁门红茶？

黄山莲花峰、光明顶、天都峰三大主峰，引领着黄山的七十二峰和遍及山中高低各处的黄山茶树并一众草木，肃穆静听——两位戏剧大家侃侃而谈：戏里戏外，百味红尘，生旦净末丑，诗酒茶浮生……

黄山之巅，轩辕黄帝的炼丹炉炉火正旺，映照着眼下行走的众



生或蒙昧或智能的脸庞。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给黄山脚下的徽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此地的生产力逐渐发达。

在对中原文化包容整合的基础之上，这里形成了极富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徽州文化：它崛起于北宋后期，“东南邹鲁、礼仪之邦”发展于南宋，鼎盛于明清时期，历时 800 年之久。徽州文化中的新安理学，是程朱理学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系徽州篁墩。徽州文化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这标本的精神源出，本自我读城访山问茶的出发地——孔孟之乡。

相较于扬州人每日“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茶浴生活，黄山人更是嗜茶如命，已不是不可一日无茶，而是一日三茶：“朝茶”“午茶”和“夜茶”。晨起，有“朝可不食，不可不饮”之说——洗漱毕，泡一杯细嫩的黄山毛峰，细品清新的茶香，黄山茶沁人心脾的清气，让黄山人一整天一身通泰；吃罢午饭，再来一杯浓酽清醇的太平猴魁，消尽饭食的油腻，开胃健脾；至于晚茶，“你们祁红，世界有名”——作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之首的祁门红茶，应是大多数黄山人夜茶的首选：饭食讫，收衣钵，捧一杯汤色红艳明亮、滋味鲜香醇厚、香气似果如蜜的祁红在手，细品慢味，自得红尘浮生一日之妙。

万历五年（1577），汤显祖写下《下关江雨四首寄太平龙郡丞》之三，其中的句子“黄山咫尺地，不至遥心托”，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黄山的向往；后来收在《坐隐先生集》里的汤显祖《坐隐乱笔记》，真真切切地记录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翁的那一趟黄山之行：“予尝闻海阳之地，松萝奇秀，不让匡庐、九嶷、巫峡，心窃慕之。戊申